



春天的起点

(散文诗)

□ 胡 杨

坂雪岭，步入深山，一座年轻的城，从这条道路，健步走来。

1955年的风雪似乎来得更猛一些。3200米的海拔上一群人在雪雾中一点点向上攀缘，他们的身前，是深深的悬崖，是崎岖不平的山坡；身后，却是一条平坦的大道。他们用身躯，在高高的祁连山上，铺平了千山万壑，一条“天路”，通向了镜铁山。

因矿设企，因企设市，嘉峪关，这座以雄关命名的城市，公路人堪称最初的开拓者。

草原上，一双双粗粝的手，抚平坑洼和砾石；

山腰间，一行行坚定的脚印，踏平风雨和冰雪；

矿山里，一辆辆卡车，为矿石的运输保驾护航……

精气神

八棵树立根戈壁，成为戈壁上的抹绿色，就是这一抹绿色，晕染了一片绿色，一城绿色。

还有人记得地窝子里的冰雪，那些冰雪，孕育了冰清玉洁的品质。一群人，在戈壁深山一步步丈量峻险的沟壑，踏

平坎坷成大道，踩碎风霜引春草；几个冷馍、一碗酸菜、一杯开水，就能浩气冲天；一辆毛驴车、一只茆茆筐、一把铁锹，就能撑起高原的天；还有人记得他们曾经抚平了无数的艰难的粗粝掌心；记得他们黑黢黢的脸，像一块块岩石。

他们站在一起，就是一座大山，挡住风霜雨雪，让开一条宽阔的大路。当一辆一辆汽车通过，他们的脸上绽开的笑容，就像草地上的黑玫瑰。他们的眼神，充满了奋斗的坚毅，就像一泓泉水，滋润了草原，滋润了绿洲，养育了一方水土的精气神！

坚守

在女儿眼里，父亲是一棵树，一棵大树，矗立在戈壁滩上。只要想到父亲，心间便生出一片绿洲，有了这片绿洲，走遍千里戈壁都不怕。

可是，在那个晚上，她哭了。她看见父亲这棵树，枝杈被风雪劈断了。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父亲开着卡车往山上送给养，往常他都会在天黑之前赶回来。不料，那天下起了暴雪，山路湿滑，车灯偏偏又坏了。父亲一手举着手电筒，一手紧握方向盘，硬是按

时将一车的给养送达每一个道班，若再迟几个小时，大雪封山，养路工人就要饿肚子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当女儿看见如雪人一般的父亲时，父亲的手臂已僵硬得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……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女儿哽咽着说，爸爸，你是一棵树，八棵树的树！

枝繁叶茂

如今，一个个大学生、研究生投身戈壁，扎根高原公路，他们就像八棵树蔓延的绿荫，是苍茫戈壁中的一抹亮色、一缕春光！遥想当年，公路上一直是用毛驴刮路车来刮路，一个道班有6头毛驴，是道班的宝贵财富，一头毛驴每天要吃2斤豆子才有充足的体力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，二八拖拉机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毛驴刮路车。

而今，新一代的年轻人，他们不仅拥有先进的铺路机，更攻克了高原养路的难题。他们创造性地利用废弃的钢渣做基料，大幅提升了高原公路的耐久性。他们用智慧和汗水，为曾经坑坑洼洼的公路上戴上了坚实的“护身符”！

从八棵树出发，带着老一辈公路人的嘱托，与希望同行！

硤口之美，美在其山川形胜、人文积淀与沧桑古朴。

多年来，我的脚步曾无数次踩过泽索谷洞底的滚滚乱石，独行于两山对峙间。耳畔，终年回荡着猎猎朔风。每当暮色苍茫时分，横穿峡谷的我，总会悄然潜入空无一人的硤口古堡，凝神谛听那一座座古迹深处传来的阵阵窃窃私语。

泽索谷一词由来甚久，据传为匈奴语，其意今已难考。此谷绵延约3000米，横亘在祁连、龙首二山之间，见证了河西大地数千年沧桑历史和风云变幻。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以来，东来的经卷与香料，西去的瓷器与丝绸，皆在此狭路相逢，擦肩而过，随后各赴天涯，共同孕育出灿烂东西方文明的灿烂果实。古时，过往商旅途经此处，枯水季以河床为路，待上游来水时，则只能缘河畔崖壁艰难前行。嵯峨崖壁间，古驿道辙迹至今尚存。峡谷三面环山，中通孔道，自古兵家必争之地，是汉明两朝抵御外族的前沿要塞。

初春二月，北国寒风依然凛冽，一个人行走在空旷的深谷之中，头顶忽而掠过一只鹰隼，箭矢般划破长空。一阵风沙扑面袭来，两壁的石块纷纷坠落，铿锵叩击之声，恍若一队铁马踏破冰河急促而过。南侧的崖壁之上，隐约有古营盘残迹，循羊道艰难攀登上去，枯草丛中，正方形墙基微微凸起，依稀可辨。正喟叹间，半截厚重拙朴的残瓦露出地面，拂去上面的尘沙，但见瓦块纹饰简陋，质地粗粝，沉如铁铸。举目四望，巍巍祁连耸立于南，密云翻滚处，连绵雪峰高插云天，忽隐忽现。东南方的焉支近在咫尺，银装素裹，苍龙般守护着脚下的这条峡谷。北方的龙首山地势相对平缓，纵横的褶皱间，残雪尚存。更远处，广袤的阿拉善高地笼罩在一片霭霭沉云中，愈显苍莽。峡谷对面的峻峭岩壁上，一脉黄线断续相继，沿着起伏山脊逶迤远去，这便是明长城。“缺口大漠南，横绝界中国。”初唐时随军远征的陈子昂，也许正是横刀立马于这走廊的蜂腰之处，见山川险峻，豪气在胸，吟诵出了这一千古名句。而与他同期的韦应物，途经此处，看到的却是“胡马，胡马，远放燕支山下”的边塞牧场风光。汉代曾在峡谷东口置日勒城，明代在峡谷西口又建硤口城，可见古人称此地为“走廊咽喉”“锁钥之地”，实在是精当而传神。“雪后远山供塞酒，风前斜日送胡笳”，明嘉靖朝陈桀作于此地的诗句，是对眼前这边塞之地揭鼓催元、戍守将士凝霜作酬的豪情畅想，苍凉悲壮，令人神往，而他镌刻于崖壁上的“锁控金川”四个大字，至今熠熠生辉。

日勒古城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。沿河道头折西行，峡谷尽头处，硤口古城赫然在目。这座曾经繁华一时的丝路古驿站，如今已成一片废墟。唯余西门、部分城垣及城中心的过街楼尚存。东西向的街道，将古城一分为二，街道两侧的农家院落门窗洞开，仿佛准备着随时迎接主人的再度归来。街边一眼枯井沿的石条上，深深的井绳勒

痕，诉说着曾经的鸡犬相闻、炊烟袅绕。“几处败垣围故井，向來一一是人家。”孤身穿越这座寂无声息的废墟之城，街道两侧秩序井然、错落有致的残垣断壁，于我而言，有一种惊心动魄、刻骨铭心的美。在这座衔接古今的边塞古城，今天及以后的人们，仿佛可以触摸到日渐模糊的过往年轮。

手持一页清代硤口旧图，徜徉在这片废墟之中，我仔细分辨曾经的衙署、庙宇、店铺、营房等设施的旧址。昔日的繁华仿佛重现眼前，东来西去的商客们在衙署递交通关文书；庙宇的戏台上，高亢激昂的秦腔与急促翻飞的胡旋舞轮番上场；鳞次栉比的店铺门口，操着山丹口音的伙计肩搭白毛巾，正卖力地招揽顾客；而城外的校场上，将士们操练时血脉偾张的喊杀声，阵阵传来……

回到街上，三二头黄牛正缓缓穿过矗立于古城中心的过街楼。风云际会处，古楼的双重飞檐如大鹏展翅，跃跃欲飞。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二层砖木结构楼宇，历经风雨，至今神采依旧。它见证了硤口古城的数百年兴衰，目睹了古道上不绝如缕的商队往来，也历经过不时燃起的滚滚狼烟，而始终波澜不惊，唯有高悬其上的“威震乾坤”匾额，笔力遒劲，彰显着昔日军事要塞的雄威与豪迈。

穿西门而出，昔日的瓮城已荡然无存，唯有古老的青砖拱券门洞，依旧是最初的模样。门洞幽深阴寒，石条路面厚实沉稳。数百年来，脚下的这一块块基石，不知承受过多少次车轮的碾压、马蹄的蹂躏和驼铃声的撞击。或许，只有四壁及头顶的这一块块有序叠加排列的斑驳青砖，如一部部装订成册的史书，在暗暗记述。出城西望，傍城而过的明长城如巨蟒般的身躯，蜿蜒远去。“燕支山西酒泉道，北风吹沙卷白草。”西征的唐人岑参，仿佛正策马驰骋在这条古道之上，奔赴天山脚下的疆场。

硤口古城的美，是深沉的，内敛的，厚重的，苍凉中透着独特的魅力，孤寂中蕴藏着无尽的韵味。

硤口之美

□ 张 乐

沙海里的诗行(组诗)

□ 陈思佚

沙棘

它们不是迷失的星辰
而是时光长河里，太阳的种子

戈壁滩狂风，荒山坡煎熬
沙棘以尖刺如铠甲
抵御了命运的风暴

沙棘林，是阳光歌唱的殿堂
红宝石的果实，是拓荒种植者
血汗沐浴的勋章

坚韧和热情，才能拥抱生活
那是自然抒情
是沙海里金子般闪耀的诗行

肉苁蓉

沙漠隐者，用梭梭根的触角
魔幻般的手法
旁听了寒冬、干旱和风沙肆虐

说它是依偎的女子
有些娇弱了
说它有砥砺酷暑严寒的风骨
又过于低调了

只有在黑暗和孤独里
它才把一杆积蓄力量的红缨枪
笔直地指向了天空

那是春天的信号
是生命破土而出的奇迹

梭梭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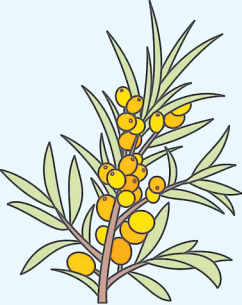
梭梭是有生命的守望者

它们终生匍匐前进
只为了几枝鲜亮的绿色
能树立起火焰一样
砥砺风沙的旗杆

许多年，梭梭在扎根蔓延
像一个潜行者，把沉默
融入了一寸寸延伸的血脉

它们守护着土地和生机
它们不只是柴火
沧桑的身躯里
有一腔的呐喊

那是生命的尊严
十年扎根，召唤春来一叶



春食记

□ 马超和

天气渐暖，仿佛受到自然的召唤，各种植物收起了冬日的沉寂，纷纷展露生机，于是，人们餐桌上的菜肴也随之丰富起来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有“司岁备物”的说法，人们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化采备食物，自是顺应时令之举。

最急切的应该是韭菜。韭菜易植，农家园圃总有属于它的一块，或大或小。“天生丽质性尤坚，劫后重生秀貌妍”，几缕和煦的春风拂过，韭菜便舒展腰肢，迎风摇曳，俏生生的，惹人怜爱。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我钟爱头茬韭菜，包鸡蛋韭菜馅饺子，烙韭菜盒子，味道鲜美无比，最不济只用开水焯一下，拌些油泼辣子，淋点醋汁，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苜蓿嫩芽也探出头来了。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储能蓄势，苜蓿迎风就长，约摸六七日，就已经半寸来高。掐取那些嫩芽儿，清水淘洗后，在开水中焯一下，沥去水分，葱姜蒜末覆其上，一勺热油浇下去，撒上盐、淋上醋，搅拌均匀，鲜香可口。多余的，团作圆球状，冷冻在冰箱里，食用前取出来化开，用热水温润一下，与鲜菜别无二致。苜蓿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掐芽对其后续生长影响较小。

赶着凑热闹的还有榆钱。仿佛一夜工夫，鹅黄色的榆钱就挤满了纤细的枝条。榆钱是榆树的翅果，要想尝嫩品鲜，可得抓紧时间——要是错过了，便是一年的等待！在俊杰济济的乔木界，榆树算不得高大挺拔，却绝不矮子。榆钱喜欢在高处赏风弄月，要想将它收入篮中，势必要攀爬上去。榆树底部虽然粗糙，但因为几乎没有旁逸斜出，腿脚无处着力，着实难爬，一不小心便蹭破了衣物。费事费力爬上去，榆钱触手可及，性子急躁的，捋一把塞到嘴里可劲地大嚼。抱着尝鲜想法打榆钱主意的不光是人，还有鸟雀和昆虫。尤其昆虫，结束了蛰伏或重获新生，异常活跃。榆钱中发现几只形态各异的虫，没什么稀奇的，所以，入口前必须仔细择洗。榆钱还可以跟其他食材“搭伙”，无论是榆钱炒鸡蛋，还是榆钱卜拉，榆钱的鲜甜都被激发得淋漓尽致，着实令人垂涎。

房前屋后但有空余，农人总会种上几株南瓜。随着春意深沉，南瓜藤便旺势地铺开开来。老品种的南瓜藤蔓比较长，花架也比较多。然而，不是每一朵花都会孕育出南瓜，雄花在完成其授粉使命之后，便

自行枯萎了。深谙物尽其用之道的人们怎会任其枯萎！南瓜花不仅可食用，还具有药用价值，人们常常采摘业已完成授粉任务的南瓜花制作菜肴。在餐馆饭店，我吃过青椒炒南瓜花、生苦瓜拌南瓜花。庄户人家的处理方式往往简单直接——母亲喜欢撕开花瓣，取掉花托，冲洗干净，捣作泥状，和入发面烙饼。饼子会因掺入南瓜花的多寡而呈现或深或浅的黄色。饼子温热时，掰一小块放入口中，慢慢咀嚼，唇齿间萦绕着南瓜花的幽香。

春日里，苣荬菜是餐馆饭堂的热门菜品。将菜叶择净，在沸水中氽一下，沥干，拌和调味料，点缀些洋葱丝，在盘中堆叠成宝塔状。它们生长于田间地头、路旁渠侧、房前屋后。劳作的间隙，农人顺手把地头探出脑袋的野菜给铲了，带回家拾掇拾掇，便是一道精致的佐餐小菜。一时吃不了的，置于避光通风处阴干，用编织袋装盛，馈赠亲友。如此，便能表达满满的心意。

明媚春光里，呼吸着土地散发的清新，采摘一束鲜绿，咀嚼一种心情，慰藉一种情愫。当生活的乐趣浓缩于一时一事，生命的美好不外如是。

故乡的葡萄

□ 张子恒

三月的晨雾还是有些微凉，院子里那株葡萄藤已经醒了。冬天剪过的枝丫上，新抽的嫩须勾着铁丝网在微风中打着秋千，叶片上露水晶莹透亮，阳光照过来就有了沁人心脾的清澈。我望着藤架，想起父亲蹲在藤蔓下面侍弄葡萄的样子。他小心得就像在呵护一个孩子，指甲缝里嵌满了绿色的泥土。晨光将他的影子拉得修长而单薄，斑驳的叶子轻轻贴在湿润的土垄上。

“阳阳啊，把西墙根的剪刀递来。”父亲的声音混着露水汽，惊飞了檐下的麻雀。我捧着剪刀穿过葡萄架，水珠簌簌落进后颈。这架葡萄是我出生那年种下的，如今藤蔓比我的手腕还粗，春天的开米粒大的黄花，秋天能收好几筐绿玉珠子。

正午时分，绿萝慵懒地在落地窗边打盹。它是搬迁时父亲捡回来的，虽断了两片叶子，根茎却执拗地缠着葡萄架继续生长。隔壁三婶端着茶杯悠闲地走过来，指着绿萝笑：“这花啊就像人一样，给点关怀就能顽强地活下去。”绿萝好似听懂了这番夸赞，叶片在阳光下轻轻摇曳。

父亲打电话来，说葡萄开始挂果了。我站在二十一楼的窗边，望着楼下玉兰花。晚风从河西大地吹来，裹挟着沙枣花的香甜与祁连山的雨意，让我恍惚间穿过了城市的楼宇，回到了故乡的葡萄架下……

我突然明白父亲当年栽下的不只是一棵葡萄，更是一种比岁月更坚韧的生命力。